

## 那次之後，我改變了

5B 馬思偉

往事，總是最令人回味的。有些事雖然在平時不會記起，但一旦有些事物去觸動，沉睡的記憶又會清晰地浮現眼前。

自「以武會友」這個活動被禁絕以後，球場早已成為港男爭勝之地，無論幼年、少年、青年、中年，還是老年，無論公事、私事、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、感情事，男人總可在球場上解決。正所謂「勝者坦蕩蕩，敗者長戚戚」。勝利者總會除下自己的衣衫向全場揮手，敗者也總會深深的嘆口氣，從此在心頭有一個解不開的結。但是，勝負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呢？還是有更重要的東西？

一心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競爭對手。我們無論讀書，下棋、跑步，在水平上都差不多，誰也別想勝過誰。還有的是，我們都同樣喜歡打籃球。所以，我們每星期都會來一次單獨的對賽，誰勝了便成為該星期的王者。

這幾個星期來，我已連敗了三次了。今天，再次比賽時，我終於爭到了發球權。我們互不相讓地爭鬥着，當到最後一球時，兩人更是要多狠，有多狠。這時，我以一個假身騙過了一心，正準備施射時，他已轉過來拍我的球，可惜轉得太急了，腳步並不穩。我看見了突然停了一停：射吧，一定會把一心撞倒；不射吧，良機必失。正當我在思考時，手已撞上一心，並將球射了出去。然後聽到一聲「波」及一聲「味」。「波」是籃球的入籃聲，「味」是一心的骨折聲。我並沒有因勝利而喜悅，因為一心已倒在地上，雙唇灰白，痛得差點掉下眼淚，我跑過去看，只見他整隻手都烏青了，而且還抬不起來。我連忙召救護車送他去醫院。途中，我在想一心的手是否斷了，他是否會原諒我，他還可再打籃球嗎？

經過診斷後，的確是手骨斷了，經過年多後才康復，但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打球，因為使不出力氣來。他當然也沒有生我氣，我們還是好朋友。

但每次看見一心的手，我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次的事，連我自己都不明白，我是否故意撞向一心，那個射出去的動作是我潛意識做的，我明知那時候射球一心一定會受傷。我告訴自己那只是意外，但心內卻很不自在，認為自己是為爭勝而去傷害朋友的人。那次之後我再也不那麼好勝，那次之後，我改變了。

**教師回饋：**文辭跳脫，有幽默感，如第二段：「自『以武會友』這個活動被禁絕以後，球場早已成為港男爭勝之地，無論幼年、少年、青年、中年，還是老年；無論公事、私事、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、感情事，男人總可在球場上解決。」把一般男性的心理表露無遺。倘能對自己的感受再深入表達，或間接抒情，效果將更佳。（周富鴻老師）

**賞析與思考：**文章提到：「他當然也沒有生我氣，我們還是好朋友……」若把對方感受以間接抒情的手法表達出來，效果有何不同？